

飞行“吐槽帝”梁克刚

□阿 占

梁克刚的话,曾让不少当代艺术家恼怒,沮丧,焦躁。与此同时,他那廓形时尚的眼镜片后面却是一杯静净的光。听者死死地盯着他,一边希望他那极富口才的嘴巴停下来,一边又希望他永远说下去。他的话似乎是挖掘不竭的宝藏。他的话也似万劫不复的深渊。他是著名的吐槽帝。听他“上课”的艺术家只能认栽。

他有一连串的头衔:当代艺术策展人、观念艺术家、建筑师、美术馆运营专家,他总是带着与生俱来的精干与热情,风尘仆仆地出现在青岛或不同的城市。这么多年一直这样。他能连轴地飞,从上海,从成都,从香港,从海南,从西安……从四面八方飞到青岛。2014年策展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无常之常》以后,他的飞行线路更复杂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法国的里昂,德国的汉堡,都是他的起点或终点。

有一年,他的国内飞行里程接近13万公里,航班109次,国际航班25次。一天飞三个城市,不算什么重头戏。飞行对于他来说就像一个时时上演的行为艺术——他似乎自带隐形飞行器,自己给自己加油,自己给自己预备红眼航班,自己给自己准备起降条件。

多年前,地产商开始掌握社会话语权的时候,梁克刚却毅然收停了风生水起的地产顾问公司和设计公司,全身心地投入艺术领域。他认为,只要有艺术傍身,就能很容易地逾越物质的困扰和功利的羁绊,变得更加真实、朴素与简单。

很快地,这个理想主义者就成了现实主义

的对手。

那一年,“中国住交会”在北京开幕,火爆的现场忽然出现了一个戴枷锁镣铐的人,步履艰难地“巡场”,看上去随时都有被沉重枷锁压倒的可能。走近了,却见枷锁之上赫然着“房奴”二字和楼房屋型图。

这便是梁克刚的行为艺术作品《房奴》。现场骚动起来,尤其是当梁克刚戴着这套沉重的行头在潘石屹的大照片前单腿下跪时,一阵哄笑冲向了高高的天棚。

梁克刚说,这个作品借鉴中国古代用来囚禁犯人的“木枷”,在住交会现场选择典型场景拍照,使沉重压抑的具象的“房奴”与房地产行业的浮夸、炫富,形成强烈对照,以期使观者产生心理震动,并引发集体反思。

随后,梁克刚在媒体采访时发声:“作为观念艺术家,我只负责提出问题或强化问题,这些问题也并非我个人可以解决的。从创作角度上来讲,这是一个相对简单直接的作品,但也正是

我所一直追求的可以与非专业的普通观众直接交流互动的方式。我不喜欢那种文绉绉的煞有介事的创作方式,今天的中国,波澜壮阔、复杂多样、鱼龙混杂的社会现实比任何以西方艺术史体系为标准的,故弄玄虚的学术研究更加精彩和刺激,而我正是希望运用这些社会现象资源、趣味以及混乱作为创作材料和素材,借助现代传播手段引发强大的社会效应和关注。”

时间过去这么多年,这个作品的意义越发被证明着。正如当年所预知的那样,房地产价格全面高涨、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无法有效解决已经是长期存在的问题。而“房奴”们——贷款买房的普通消费者由于承担巨大的个人信贷压力彻底失去了选择城市、工作乃至生活方式的自由,这是对于人性与人身自由最大的禁锢与压抑。

梁克刚如当代艺术的一帖清醒剂,不失真挚,不丢道义,不忘本分——把自己放到风险的入口,让更多的真相浮出水面。这些年来,他在国内外主持策划了上百个当代艺术展览以及几十个文化交流项目,其中既有中外艺术家的个展,也有参展者超过百人规模的大型艺术展。他还同时参与了数十家民营美术馆的筹建、创办与管理,已经成为国内艺术圈最活跃最专业的艺术策展人之一,最有经验的美术馆管理专家,以及一位敢于仗义执言针砭时弊的文艺评论家。

青岛的当代艺术圈幸亏有了克刚,有人这样说。他一直在制造青岛当代艺术家与国内一线当代艺术家同台展示交流的机会。梁克刚回来,也是青岛的当代艺术家们小聚一番的理由,听他调侃或洗刷国际艺术界标新立异的艺术作品,是大开脑洞的好时机,是重建体系的好时机——当然,也是自找纠结的好时机。

梁克刚的领袖风范或许与他小学戴“三道杠”、大学期间被授予优秀团员、“新长征突击手”、市级劳动模范的经历有关。至少,这样的成长经历构成了他良好素养的一部分。

1975年,他被母亲从内蒙古包头送到青岛的外婆家读小学,蓝天碧海红瓦绿树与黄沙漫漫的西北钢城之间所形成的巨大反差,把6岁的男孩镇住了。“可以说我比大多数土生土长的青岛人更爱青岛,青岛就像我的初恋情人,是永远的清纯蓝梦。”

外婆家在黄岛路17号,西城最大的里院。梁克刚就近读了芝罘路小学。

1980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九中,1986年考入青岛建工学院学习建筑设计,同年开始参

加包括“露天画展”在内的美术新潮运动。

梁克刚说,青岛感情里坚实的一部分,就在当年一起探索前卫艺术运动的老朋友之间,很具体,不抽象,“如果没有这些老战友,可能我与青岛的联系也会淡漠很多。”

除了策划严肃而学术的展览,创作具有观念性的作品,梁克刚也擅长用“吐槽体”开当代艺术的玩笑。梁克刚曾连续三年赶赴香港巴塞尔艺博会,即兴编撰的图文并茂的吐槽体文本在微信、微博等社交网络上被疯狂转发数百万次,梁克刚被网友誉为“吐槽帝”并一举成为艺术圈的网红。“吐槽香港巴塞尔”也成为艺术界影响最为广泛的网络热门事件。

这些年,梁克刚的脸上时常浮现出疲惫。他睡不好——即使在家乡,在母亲所在的地方,失眠仍然是一首不知如何收尾的诗。大家心疼了。可他较真,既已踏上了“歧途”,情愿背负到底。

私聊

阿占:在各种艺术样式大爆炸、各种创新媒介挤压的当下,想靠绘画生存下去真的是越来越难了。

梁克刚:工业革命和照相术终结了古典艺术,之后风起云涌的现代艺术运动及其后兴起的观念艺术大潮彻底改变了艺术的使命、路径、职能和面貌。装置、行为艺术、大地艺术、影像、新媒体、数字艺术等在媒介上的不断拓展带来几近无穷的呈现,可能把绘画挤入更加寂寥的境地。显而易见的是绘画在当代艺术格局中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边缘、困顿与艰难。真正有着当代文化意义的绘画创作再也不可能是一种愉快的修身养性和淋漓尽致的情感宣泄了,而是充满了思辨的痛苦、突围的焦虑和意义的不确定性。当然那些负责装饰中产阶级家庭墙面的小清新绘画不在此讨论范围之内。所以今天做一个执着于绘画有真正的学术追求的艺术家绝非易事,没有发乎身心的强烈热爱几乎是无法坚持下去的。这个世界有两种不同的藏家——靠耳朵买的人,到处道听途说,把艺术当股票当投资;而靠眼睛买的人,相信自己的直觉与品味,把艺术当喜好。后一种人越多,艺术市场越健康。

阿占:如何在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中寻求

互相沟通的方法?

梁克刚:中国的文化跟着西方跑了这么多年,一直在学他们这两百多年的东西,而中国传统千余年的文化被搁置不用,实在是荒唐。在现在的时代背景下,更多发掘自身的文化基因,相比于依旧遵从西方的美术史来说,有意义得多。

阿占:“吐槽帝”身份,让你像“90后”一样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

梁克刚:“吐槽”是我做的一个实验。我当时的出发点就是想看看一个人用一部手机到底能干成什么,我其实是在研究,在一个移动互联网和自媒体时代,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怎么去放大一个效应,怎样去传播。微博时代我就在做实验,专注地去研究自媒体,包括互联网,它能给艺术家带来什么可能性。渐渐地我发现,互联网这个领域,特别沉重的东西大家不愿意去传播,一个调侃的、轻松的方式,带来的传播效应却是非常巨大的。艺术家不是社会学家,不是政治家,艺术家要学会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那是一种更巧妙的、经过转换的方式。实际上,我做了这个实验以后,我自己最大的体会就是把一个事说明白非常简单,把一个事说有意思太难了。

高盛义,翻砂车间走出来的摄影家

□周晓方

最近接到一位老团干发来的微信链接,那是一个介绍青岛文化名人的栏目,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高盛义。

认识高盛义,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我在共青团青岛市委负责机关刊物《青岛通讯》,这份期刊主要围绕团的中心工作,为各级团组织及其所组织的各项工作和活动服务。稿子的来源,除了机关本身,更多的是来自各级团组织。来稿以文字为主,那时还没有电脑,都是手写稿和油印简报。此外,还有很多美术、摄影和漫画稿件。

当时改革开放不久,团干部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来稿水平参差不齐。为提高团的业务水平和稿件质量,部门领导决定在市委党校办几期团干部培训班,其中有一期由我担任班主任和语文教师。学员基本是各级专兼职团干部,也有例外,高盛义就是一位。

我在学员花名册上意外地看到,有一位叫高盛义的人,他是一名工人,并非团干部,甚至连兼职也不是。对我的质疑,市纺织局团委的答复是,这位青工爱好摄影,愿意为团的工作服务。

这期团训班有四十多号人,都是各行各业的青年才俊。在一帮风华正茂的年轻人里,高盛义显得比较突出,他个子不高,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很厚,很瘦,偏黑,话很少,说起话来声音浑厚,似乎是一位淳朴的老工人。其实他比大家的年龄也就大几岁,而我的年龄跟多数学员也不相上下。

团训班的时间通常有一个月到两三个月不等,高盛义这期只有一个多月。其间,除了学习团的基本知识,就是我给他们上语文课,也组织一些课外活动,都是年轻人,很快,来自各单位各行业的年轻人就熟了,还有两对团干部学习结束后结成伉俪,传为佳话。

作为团干部的训接班,并非团干部的高盛义,他除了参加正常的团的业务课,主要是利用手中的相机给大家服务,我讲课的情景,课外我带领学员去爬浮山,到石老人海滩、第三海水浴场、八大关等处,歌舞、登山、打球、篝火晚会等各项活动的场景,都定格于他的镜头之中。这么多年来,每次看到那些难忘的青春瞬间,就会想起高盛义。

随着接触的增多,与高盛义的交往也多了起来,更不限于课间课外。团训班结束后,他给



高盛义摄影作品

机关刊物频繁发来很多有创意的摄影作品,虽然用后来的眼光看稍显粗糙,但当时确实是不多见的好作品。

有一次,我接到一首有关珍惜时间的诗作,就想配一张有意义的摄影作品做插图,于是找到高盛义,问他有没有办法,把时钟和少女的头像叠加在一起构成一幅图,他爽快地答应了。不几天,他就送来了作品:一双大大的眼睛,叠加在一个表盘上,虽然只看到一双眼睛,却明显感受到那是一个青春勃发少女的形象,表盘上有时针,似乎正在走动,寓示着珍贵的时光,提示着年轻人要珍惜青春时光。想必创作这幅作品,高盛义费了很大的事吧。因为按照当时他的经济条件,应该不允许他有更好的摄影配置。可想这幅有创意的作品背后,凝结着他多大的心血。那幅作品配发诗作发表在团刊上,收到很好的效果。有人不相信这是一幅摄影作品,以为是画出来的。后来得知,这幅作品是经过高盛义构思,然后再拍照,又经过暗室技术加工而成的,因此作品很有艺术效果和视觉冲击力。

我跟这些学员,其实也是同龄人,很快打消了师生、上下级的隔阂,逐渐成为无话不说的好友,在几十年的交往中,彼此观照,彼此关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去过高盛义工作的地方,就是曾经很有名的青纺机械厂。那是一个隆冬时节,他工作的翻砂车间里却热气腾腾,他只穿很单薄的工作服,空间里弥漫着呛人的气息,还有肉眼可见的粉尘,无法想象,这位拍摄出那么多精美作品的摄影师每天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工作。

我应邀去过他的家,位于市北老城区,一幢多层的建筑,那种钢筋水泥楼房,毫无特色,几十户人家相聚于一楼。他的家里很简单,视线可及没有像样的家具,书架上有一些有关摄影知识的书籍,看得出他很勤奋,也参观了他简陋的洗片工作室。

高盛义说,自己走上摄影之路是受二哥影响。当时二哥买了一本国际摄影杂志,他爱不释手,看了又看,最后竟几乎能把那本杂志背过,并深受感染。他认识到,摄影不单纯是简单的拍照,还是一门艺术和技术,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和想象力,创作出高品位的作品。他想自己攒钱买一台相机,但那时相机属紧俏商品,有钱也买不到。于是他想,还不如先学暗室和后期制作技术。有了目标,他抽空就往岛上知名的天真照相馆跑,他目测橱窗里摆的一台放大机样品,便默默地画下样式、结构和尺寸,自己能做的全部手工造。在他看来,其实

一台放大机就像一台照相机,虽然结构比较复杂,但原理差不多。好在他做过几年钳工,又学过机械制图,又有相当的悟性,有一定的基础和动手能力,做起来还算得心应手,也没费多大的事。后来,他花了当时算是一笔很大数目的439元买了一架日产理光5单反相机。有了这架相机,他如获至宝,几乎形影不离,从此走上了业余摄影创作的路,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都被他摄入镜头。他揣摩,他思考,他比较,他摄取,他顿悟……

那一年,青岛举办了第一届青年摄影比赛,高盛义有三幅作品入选,其中两幅有创意的作品被评为“优秀奖”,其中就有上述那幅叠加时钟表盘和少女眼睛的作品。第一次参加摄影比赛,第一次获奖……许许多多多个第一次,终于,高盛义在摄影这条路上一发不可收。通过这次比赛,还认识了岛城知名摄影家任锡海等人,从此成为他的良师益友,对他走上摄影创作之路帮助很大。

高盛义除了摄影,也逐渐掌握了摄像技术,所在企业的各项活动,社会上一些庆典,小伙伴们的婚礼等人生大事,总少不了他忙前忙后的身影,他用镜头为人们留下了难忘的人生瞬间和珍贵记忆。

包括高盛义在内,我们这代人正在老去,但他不曾停下努力脚步,摄影已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岛城的街巷、景点,生活的诸多场景,仍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摄影使他的生活丰富多彩,让他结交了好多朋友;摄影让他看了好多的书,增长了知识;摄影使他对事物和景色有了新的认识,使他学会冷静沉思;摄影还留住了生活中的精彩瞬间,摄影也让他的性格更坚强,不畏困难,勇往直前。高盛义的爱好的影响到了上大一的女儿高凡,她从小喜欢画画,也喜爱拍照,对摄影感兴趣。我看了高凡拍摄的几幅照片,画面澄澈、隽永,很有灵气,相信她会比她父亲拍得更好。

高盛义曾任青岛市青年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山东省青年摄影家协会高级会士、山东省摄影家协会会员、青岛市摄影家协会会员等职务,其摄影作品曾入选过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多次展览和比赛,发表在各类书籍和报刊上。

点赞高盛义,一位从生活和实践中走来的摄影艺术家。